

所有的苦痛由我来承担
你要做的
只是在我怀里幸福

我的心 在你世界 搁了浅

Lost and Lonely

每一个孤单的孩子，都是散落在天涯最美的花

新晋青春作者【素之烟】

特别书写被遗弃少女的边缘爱情

/ 她是一艘被遗忘的小船，
漂泊在艰难的尘世里 /



著 素之烟

被遗弃是一生无法抚平的残酷，
被爱是世界上最无望的奢侈，
颠沛流离的青春，寻找一个柔软的心尖搁浅，
等日出日暮，潮涨潮升



搁了浅
在你世界
My heart
我的心

著 素之烟

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心在你世界搁了浅 / 素之烟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511-1933-7

I. ①我… II. ①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1009号



书名: 我的心在你世界搁了浅

著者: 素之烟

策制: 张采

责任编辑: 郝卫国

特约编辑: 伍利

美术编辑: 许宝坤

责任校对: 齐欣

封面设计: 颜小曼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真: 0311-88643225

印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

字数: 210千字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5511-1933-7

定价: 2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Wodeixinzaini
Shijiegeleqian*



第一章	死别，生离	\001\
第二章	相遇，情动	\013\
第三章	恩怨，重生	\041\
第四章	契机，暧昧	\061\
第五章	决斗，告白	\072\
第六章	静好，相爱	\094\
第七章	人是，物非	\107\
第八章	冰释，往怨	\121\

目 录

Wodeixinzaini
Shijiegeleqian



第九章 幸福, 波折	\154\
第十章 阴谋, 纷乱	\170\
第十一章 真情, 假意	\186\
第十二章 博弈, 相依	\202\
第十三章 平淡, 危机	\228\
第十四章 报复, 真相	\246\
第十五章 聚散, 相守	\264\



第一章

死 别 ， 生 离



接到乙纯的电话，已是凌晨三点。

前半夜连绵的噩梦耗尽宁深的全部精力，她疲倦地拿起枕边的手机，含混不清地问了一句哪位，对方却沉默以对。

莫名地，一丝猛烈的恐慌感蹿上她的心头，她忙支起身子问道：“乙纯吗？什么事情？”不知为何，不祥的预感袭遍全身。

沉默，让人绝望的沉默。

半晌，气若游丝的浅音传来：“宁深，宁常死了。”

“你再说一遍！”

“他死了，宁常死了。”乙纯的声音轻飘得好像随时会消逝。

宁深思维如冰块般凝滞，她僵硬地合上手机翻盖，木然地靠在墙壁上。那个跟自己毫无血缘关系，却赐予自己名字，养育自己多年的男人终于太累了，要离这个世界而去了吗？半年前，那个为筹集学费卖血，用鸡毛掸子逼迫自己上大学的男人累了、倦了，想要逃离这艰难困苦的窘境了吗？

寒风肆虐，吹得窗前的朱槿树枝丫簌簌作响。冬季冷冷的月光布满地面，宁深无意识地抚摸着木质床沿，心里某个空洞的地方好像在慢慢扩大。

远处有烟花爆破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如雷鸣般尖锐。对铺的女孩翻了个身，不满地嘀咕了一句。

宁深从抽屉里拿出有点儿发霉的烟，脚步踉跄地走往天台。长长的阶梯好像没有尽头，她倚着扶手，每走一个阶梯，脑海就回荡着乙纯的声音——宁常死了。

记忆中的常叔永远是整洁温和的，即使从地里劳作回来，那白到泛黄的衬衫也是干干净净，不着尘土。

“小姑娘啊，你叫什么名字呢？”

“名字？”她怯怯地看着眼前的陌生男人，无意识地反问。

“以前爸爸妈妈叫你什么呢？”

一听到“爸妈”二字，当时的自己便眼圈泛红，难过地低下了头，声调都轻了许多：“我没有爸妈，是我表姑领养我的，早两个月表姑生了小弟弟，姑爷就说不要我了。”

男人轻轻抚着她的肩，温和地笑道：“叔叔叫宁常，那你叫宁深好吗？静水流深的深，希望你以后能成为一个内敛坚强的姑娘。”

“宁深，静水流深的深，宁深。”

“阿深，以后你就和常叔住在一起好吗？这里还有阿箫、乙纯、湘语陪着你玩呢。”男人指着排排站的三个小孩儿。

三个穿着旧旧的衣服却干净整洁的孩子，年纪与宁深相仿，可眼神



流露出的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防备。

“不要怕，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了，别看他们来得比你早，其实乙纯和湘语可是你妹妹哦，阿箫是老大，比你大三岁呢。”

叫阿箫的小男孩冲茫然的宁深轻柔一笑。宁深年幼紧闭的心房被少年纯净温暖的笑驱散了一丝寒意，可目光转向另外两个饱含敌意的女孩儿时，却又不自觉地缩在男人身后。

“常叔，常叔，你会不会不要我？”宁深仰起头，眼巴巴地望着身边伟岸的男子，无意识地把小手塞入他宽大的手掌中。

“既然找到了我们的阿深，我怎么可能再次抛弃你呢！”

那些遥远的记忆好像穿越悠然时空，缓缓侵入脑海。宁常那温厚的笑容慢慢晕开，无比温暖。指尖传来灼烫的温度，宁深扔掉燃尽的烟头，微弱的火光在夜空划出一道浅浅的红弧，很快便在寒风中熄灭。

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原来不知不觉间，竟然过了十多年。冷风撩起她颈边垂散的发丝，在凄冷的月光下，犹如群魔乱舞。终于，她无力地蹲在天台角落，双手环膝发着呆，直至天空微微泛亮。

宁常死了。从此，那个唯一愿意收留自己，给予自己名字，让自己生存无忧的男人永远地离开了世界。

回到乡下老家时，已是次日正午。宁深看着这几间破败的小土屋，自嘲地一笑，仅仅只在外打工半个月而已，却像是阔别多年的陌生之地。同样是被收养的小弟弟宁瑟比她晚来几年，他怯怯地接过她的行李包：“姐，乙纯在里面陪叔叔。”

路途中设想过千百种见到常叔遗容的情境，可当悲归老家时，却举

步维艰，前进的步伐始终迈不出去。她怔怔地扶着门框，木然地望着屋内。

乙纯趴在宁常的胸口，失神般地自言自语。

这一进去，便是真正的人天永隔。虽然自己的生命不是他给予的，可自己以他的姓为姓，以他的家为家，一声“常叔”，所承载的超越血缘关系的亲情比一声爸还要厚重、真实。

这些年的温暖，一直是这个叫宁常的男人恩赐的。而今，他还没等自己真正长大报恩，怎么就离开了？

宁深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屋子，原以为见到宁常，自己会哭得死去活来，然后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恨他怨他为什么就这样撒手离去。可真见到了他苍白的遗体，宁深却一滴眼泪都没掉下来。她狠狠地掐着自己的手背，都已掐出血来，可始终感觉不到疼。

意识到有人进来，乙纯猛然抬头，露出一个苍白而绝望的笑容：“宁深，他死了。”

宁深恍若未闻，抬起眼皮瞅了一眼乙纯，又很快敛下眉毛，乙纯这样无力的状态更让她难受。

以往的乙纯桀骜好战，自小就使得其他同伴对其退避三舍。最初的几年，每日的战争是必不可少，长大后就发展为唇枪舌剑。每次宁常总是无奈地把他们从战争的旋涡中拉出来，轻声细语地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家的兄妹一样相亲相爱。此时，气势正炽的乙纯都会很乖巧地听从他的建议，老实地走进屋子做作业。但是，过了一会儿，乙纯又原形毕露，继续和其他兄妹争吵对骂。

可现在的乙纯，却了无生机，看不到往日丝毫的活力。

宁深靠近床沿，拉起宁常死白色的手腕，突然鼻头一酸，泪意喷涌



而出，手指的力度渐渐增大，眼泪就像放闸的江水，汹涌奔出，又疾又快。

宁常曾经说过，阿深不哭，静水流深的坚强女孩儿怎么可以轻易流泪？

宁深下意识地狠狠捂住嘴巴。

不哭，阿深不哭。

可宁深感觉自己已经濒临崩溃，下一秒就要难受到死去。

原来，这便是死别之痛吗？

看宁深落泪，一直隐忍不泣的乙纯终于掩面狂奔出门，远远地，还能听见她撕心裂肺的悲鸣嘶吼声。

乙纯的痛，大概是其他孩子都无法感同身受的。

处理宁常的后事只花了短短的一天，仪式仓促又简陋，让宁深几人心酸不已。宁常一生善良仁义，帮人无数，可是送葬的也不过邻居几人，冷清又凄凉。十三岁的宁瑟不解，难过地问宁深，为什么没人来看常叔最后一眼。宁深只是惨然一笑，却不作答。乙纯捧着宁常的牌位，冷冷地插话道：“这社会谁会记得你做了好事，别说村里这些人，你以前不也见识到了什么叫忘恩负义？”

宁深苦涩地低下头，她知道乙纯说的是谁。

葬礼本应有五人身披白孝，送常叔最后一程，可宁箫、宁湘语却缺席了。

晚上，仅来的几个乡亲都零星散去。宁深整理床铺的时候，缄默了整个下午的宁瑟突然开口说：“常叔在离开的时候说要我们坚强，以后的路都得靠我们自己走下去。”

宁深动作滞了一下，扭头看了一眼坐在昏黄角落里的单瘦人儿，说

道：“你不要想太多，我是大姐，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宁瑟看着宁深消失在黑暗里的背影，脚盆里的水已经冰凉。

宁常的坟墓安置在屋子后面的山丘竹林，白幡在风中招展，凄厉生响。宁深跪在湿漉漉的黄土上，膝盖以上都是一片冰冷。

半个月前，常叔虽然卧病不起，但是并非危在旦夕，他还想着帮宁深化解陈年累积的心结。

他说：“阿深，请一定要原谅阿箫和湘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权干涉。你更别怨阿箫，没有任何关系能超越真正的血缘关系，他回家是最正确的选择。”

嗨，那个时候常叔以为她仅仅是怨阿箫抛弃自己呢？不，她只是怨为什么阿箫选择了湘语，而不是她！曾经和自己海誓山盟的少年，转眼间却另做打算，抛弃自己与其他女孩子共赴优渥的生活。那个时候，他还给过自己承诺，说永不分开的。

昏暗的灯光洒在人身上，冬季的夜风透过破碎的玻璃窗在房子里凄厉回旋。宁深呆呆地站在灯下，看着投射在墙壁上的孤寂黑影，又一次意识到，宁常死了。从此，自己就得接过他肩上的重担。

一宿无梦，她竟然睡得比平时安稳。

宁深、宁瑟，我走了。你们必须读书，这是他唯一的遗言。我爱他，你们所不能理解的爱。

清早，宁深看着乙纯留在桌上的字条，心底又泛起濡濡的潮气。不能理解的爱，是男女之爱吗？但这是离家出走的理由吗？还是说乙纯决定开始一场随遇而安的自我放逐，直到忘记他？被人遗弃的孩子总有些



阴暗畸形的情思，可宁深万万没有想到，乙纯对常叔的依恋发展成了畸形的爱慕，以至于失去了他，这个家便不再对她有任何意义。

猛地，宁深紧紧将纸揉成一团，转头对宁瑟说道：“乙纯可能不回来了，今天下午我继续去市区找工作，你能照顾好自己吗？”

宁瑟忍住眼泪，低声说：“姐，我知道的，我先去做饭，待会儿我送你。”

才吃过中饭，宁瑟就主动为宁深提起重重的行李包，什么话也不说，低着头默默走在前面。连等公交车的时候，宁瑟也站得远远的，宁深什么也没说，随他站着。等车子来了，递行李包的时候，宁深才发现宁瑟的泪水已经沾湿了衣襟。

宁深叹了一口气，忍住流泪的心酸，摸摸他的脑袋：“照顾好自己，正月我会将学费和生活费送回来。”

腊月的夜，入暮迅速，很快，这座以优秀高等教育享誉全国的城市便被夜晚喜庆的气氛笼罩着。来自西伯利亚的季风带着干燥尖锐的力度毫不留情地刮在行人身上，宁深紧了紧身上的单衣，看着不远处霓虹闪烁的高档商务会所，苦笑，原来真的穷途末路到了这等地步！

明晚就是除夕，宁深逛了几个街道也没什么招人广告，如今只能将就了，所幸只是个茶水小妹，聪明点儿应该不会弄得自己太难堪。

“你模样周正，何不……”经理的话还没说完，宁深脸上就露出无比凄惶的神色：“我家穷，现在只留下我和念初中的弟弟，我爸妈希望我和弟弟活在阳光下，健康快乐地成长。您是一个家长，会体谅我的，是吗？我会把您交代的工作尽心尽力完成的。”

经理是个慈祥的女人，也没逼迫宁深，只感慨着让大堂领班带她下去，给她安排个活儿。领班柳姐是穷苦出身，听了她的故事也很同情，就让她做一些给包厢的客人端端茶水、跑跑腿之类的杂事。

走出经理办公室时，宁深松了一口气，眼底的黑然波光被敛去不少。她不习惯示弱诉苦，可是……今时不同往日，再也没人可以依靠，自己必须用尽一切办法生存。

暧昧的灯光在走廊上不时闪烁，照得人脸庞五色转换，明灭不定。

宁深在一间包厢门前顿了顿，推开门。

烟气缭绕的房间内有几个男人搂着姑娘在打牌。宁深小心地放下茶盏正要离开，突然被一只手猛地一扯。宁深一个重心不稳，跌在沙发上，包厢内顿时响起一阵放浪的大笑。

“没想到这里有这么正点的妞哦。”一个西装革履醉意醺醺的男人扔开旁边的姑娘，凑上来要摸宁深的脸。

宁深告诫过自己要习惯这类肮脏的调戏，可她没料想到自己上班第一天就会碰到这种齜齜事，下意识地，她打掉靠近自己的手。

男人震怒，上来拉扯宁深，嘴里还吐着不干不净的脏话。

宁深并非第一次被人非礼，但是被人非礼的同时还被大骂脏话这还是第一次。她气愤至极，正要端起茶杯往男人脸上一泼，可突然想到自己窘迫的现状，倏地转变脸色，嫣然一笑，柔声道歉。

男人一愣，但依旧不罢休，继续纠缠。

“吴总，合作要不要继续谈？”沙发深处传来一个声音。声音轻轻柔柔，仿佛飘浮在明明灭灭流转的室内彩光中。

闹事的男人一蒙，半晌后，突然打了一个冷战，酒意醒了不少。男



人担忧地望了沙发深处的男子一眼，转而对宁深讪讪地道：“没事。你下去吧。”

出门之前，宁深的目光探寻着沙发深处，可徒然无果。沙发角落里，只有一个剪影，顾长、优雅，在昏暗迷离的灯光映照下，那般神秘而莫测。

于是，宁深深深地鞠了一躬：“真是对不起，扰您雅兴了。”关上门，她拍了拍自己的胸膛，冷笑一声。

半夜下班后，宁深拖着疲倦的身子快步跑回集体宿舍，把自己裹进温暖的被窝里，心中暗想若是身边有人陪伴，是不是会是另一番光景。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旧时往事，一个个场景好像是播放的电影，清晰生动。

“宁深，对不起，湘语更需要我。”

“你凭什么认为我不需要你？难道就是因为我不哭不闹，所以你以为我很坚强？告诉我，你选择湘语的理由是什么？”

他艰难地开口：“我跟爸妈说过，能不能同时抚养你和湘语，可是我爸妈选择抚养湘语，我不想违逆爸妈的意思，你……你就忘了我吧。”

尽管心中绞痛如割，但她还是费尽全身力气，扯出一个冷笑：“哼，我也不稀罕，我会忘记你的，因为你不值得。”

“你看，你就是这种，既自尊又要强。”

“对，我就这样要强，所以，你们不选择我，我也很能理解。”宁深骄傲地转身，可眼泪却瞬间喷出。

曾经，阿箫悄悄说过，以后阿深将会是阿箫的新娘，阿深阿箫相亲相爱，永远也不分开。所以，她傻傻地无条件地相信宁箫的话，因为那是阿箫，自己最信赖的阿箫。可是，他在选择的时候，情感的天秤却偏

向了他所说的一直当作小妹妹的湘语，理由竟然只是为了讨好他的亲生父母。所以，这样的爱应该算什么？

宁深缓缓闭上眼睛。五年前的事情，竟然如此鲜活。宁深，那些美好的回忆都不再属于你了。从此，你的生活要围绕金钱打转了。也好，不会再幻想任何东西，做个现实的人，也就不会受任何伤害了。

在之后的半个月里，她没有打过任何电话给宁瑟，她知道，他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宁常教出的孩子，每一个都有在任何情况下自我生存的能力。

正月的烟花此起彼伏，拼命在夜空中绽放着瞬间的美丽。

终于开学了，拿到了几百元的工资，宁深全部汇回给在家等待的宁瑟，自己每月还能在学校领一百五十元的生活补贴，也暂时用不着钱。

返校的时候，宁深看着辉煌的T大校门笑了笑，巨商名流的摇篮，给社会培养了多少各行各业的人才啊，可是那些辉煌啊、名利啊都是他们的，与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

到宿舍的时候，房间里空无一人，其他三个舍友都恋家，每次长假都非得晚上才返校。宁深把简单的行李搁在书桌上，开始整理床铺。一个寒假没有整理，到处都蒙了一层灰尘。收拾完东西后，她便站在窗前，也没开灯，愣愣地俯视着夜灯初上的校园，直到晚自习的铃声响起，她才回过神来。

“星星，你来了？”扭头，宁深正看到舍友段星星提着行李箱站在门口。

“嗯啦，你是不是来得很早？”星星扬起招牌的小酒窝，笑问，“我



以前都是半夜才来的，有没有想本妞啊？”

宁深浅浅一扯嘴角：“当然想，累吗？”

“不累哦，我爸爸开车送我到楼下的。”

“那很好啊。”宁深眉间掠过一丝黯然的神色，很快平静如常，抱着书本走出房间。星星在后面叫住她，问她是否要接上上学期的家教，她点头，感激地说了一声谢谢。

星星咧出两颗可爱的小虎牙，挥挥手：“你去自习吧，三郎。”

图书馆里很安静，只有零星的几个考研的大三学长在奋笔疾书，空座很多。宁深择了窗户边的座位，把厚厚的英语单词书翻开看了几页，却心浮气躁，又扔下笔。

晚上快十点半的时候，宁深才回到宿舍，另外两个舍友成锦雅和许微也回来了，两人正在网络游戏中激战。成锦雅抬头看了宁深一眼，笑笑算是打了招呼。而许微冷哼一声：“呃，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锦雅，你倒是赶紧来救援啊。”

宁深无意理会，径直走向自己的书桌。这时，从隔壁宿舍八卦回来的星星冲进宿舍，拍着胸脯嚷道：“好消息，我们学校新来了一个女院长哦。听说是从H大过来的，全国排名前十的牛逼高校！”

许微和成锦雅惊讶地停下手中的动作，齐齐看向星星：“真的假的啊？这院长算被下放的吗？”

“不止如此，我们这里还来了一位系主任。听说，企业管理系来了一名大三的学长，超级帅气。”星星眼睛闪着光，神情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

传播院的女生花痴是闻名T大北校区的。不过这也情有可原，毕竟

传播院四个年级共两千多人，男生不过百来人，其中优质的男生已名草有主，而剩下的则是“傻大憨粗”，女生们看都不屑看上一眼。

“哦，对了，我们的成绩和德育分都出来了，赶紧查一下。”星星扑向自己开着的笔记本电脑，一边祈求着大学英语不要挂科，否则得夜访辅导员了。

“星星，顺道帮我查一下成绩。”宁深随口说了一句。

没一会儿，就听到星星兴奋地大叫：“宁深，你是我们班第一名哎，也是我们传播院的第一名。哇哇哇，真厉害！”

许微不屑地瞅了星星一眼：“段星星，你丢不丢人啊，成绩好的是人家，你得意个什么劲儿！”说罢，白了宁深一眼。

宁深叹了口气，好像许微总是会找星星的麻烦，只要和自己稍有点人接近的人，都会成为她许微的敌人。至于，许微为什么会把她当敌人，她自己也找不出原因。

“许微，最好不要惹火我。”宁深冷冷地瞥了许微一眼。沉默并不代表善良，有时候只是一种不屑而已，比如现在。

“哼，我会怕你吗？”许微放下鼠标，挑衅地看着宁深。整个宿舍顿时出现一股火药味，成锦雅忙圆场：“小微，你就少说几句，宁深没惹到你，BOSS出来了，再不嗑药你就要死了。”

宁深摇了摇头，抄着刚出来的课程表。许微扭头看向荧幕，尖叫：“我靠，被秒了。本来刷完这副本，我就能升级了啊！”

星星幸灾乐祸，宁深扬了扬嘴角。冷风吹得玻璃窗有些微微的震荡，更衬得女生宿舍的聒噪不休。